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精義卷五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沈培

謄錄監生臣黃廷樞

論語精義卷五上

宋 朱子 撰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伊川解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又語録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葢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

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記録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横渠先生曰愛人以德論於義者嘗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致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

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范曰利者義之和也其大者如天地之於萬物也無所不利故言之也難若小人所謂利則君子所不言也命者窮理盡性然後能至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三者皆君子所力行而不可以易言學者未足以及此則不以告也

謝曰必如言利用行師利禦寇始可謂之言利如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始可謂之言命如言近仁仁之方

始可謂之言仁知此則夫子於三者固罕言矣　楊曰知義而後可與言利知性而後可與言命盡心然後可與言仁中人以上乃可以與此故罕言也然對問仁者多矣亦曰罕言者葢子之所言求仁之方而已仁則未嘗言也　問孔子罕言仁何也曰孔子告諸弟子只是言仁之方葢接之使從此來以至於仁若仁之本體則未嘗言又問罕言利是何等利曰一般若利用出入之利皆是　問論語言仁處何

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固未之甞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又曰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如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尹曰君子以義為利計利則害義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道然後至於仁皆難言者也故罕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伊川解曰常人之學多以一長而得稱成名也達巷黨人大夫子之博學而怪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不知聖人也故夫子聞之而謂門人曰欲使我何所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御執之最下者

范曰無所不學曰博學無得而名無所成名聖人之道無不通故人無得而見也達巷黨人其名不傳而

知聖人如此此見而知者也孔子不敢居聖故自名

為執御人稱其大而已處其小事之宜也

呂曰無所成名聖也不欲自居故願名一藝

謝曰無不能故不以名稱介甫云謙而不敢執

楊曰達巷黨人知孔子博學而已不知有所謂一以

貫之者故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

乎吾執御矣御藝之末也自謂執御成名亦予非多

學之意

尹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疑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也御藝之下者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伊川解曰麻冕用純儉而無害從衆可也拜乎上泰

也泰謂簡慢事君不可泰也寧違衆也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范曰衆人之所為君子酌焉或從之或違之唯其是而已矣以衆為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為流俗而舉違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

謝曰介甫云衆儉則從衆衆泰則從禮知禮之本故

也

楊曰禮從宜而已純儉而宜則不以違禮而異衆拜上而泰則不以同衆而廢禮

尹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伊川解曰任意之與私已必行之與固執各殊也

又語録曰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已

又曰無自任私意無必為無固執無有已　又曰敬則無已可克學之始則須從絶四去　又曰君子之學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又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又曰不以己待物而以物待物是則無我　又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湫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礙焉佛氏厭苦根塵則是自利而已矣　又曰毋意者

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可守己也　又曰無私意無必為無固滯無彼我乃曾子所言也　又曰毋非禁止之詞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止意與我相近固與必相近須要分別出不同處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發而當則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然

横渠曰絶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

知也　又曰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于未善耶仲尼絶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又曰意有私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與天地不相似　又曰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　又曰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

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又曰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范曰是四者皆生於心固近於必我近於意有意則有我有必則有固然而意與必主於外固我主於内此所以為四也意者己之私動於内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己故有我是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此知聖人之精微者也

吕曰意則無義必則無命固則無時我則無天　又

曰孔子絶四者皆私意也一物存乎其中則與天地不相似亦與孟子異矣

謝曰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即意也必如必信必果固則所過不化我則不能大同於物張先生曰四者有一焉與天地為不相似

楊曰毋意者毋私意而已若誠意則不可無也毋必則惟義所在無固則與時偕行毋我則道通為一非智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黙識之不足以記此

尹曰聖人之絕四者非止之之辭蓋無之也張載曰四者或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明道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乎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賢之言氣象自别 謝氏所記云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欲耳孟子地位未到此故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此聖人極斷置以理

又曰文不在兹乎文未嘗亡謂道在孔子聖人以為己任也 又曰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范曰易困以致命遂志君子遇難則有所不懾道不

可詘命可辟故也聖人樂天知命故不憂如使惡人能害已此則天也非人也若天命不害人豈能違之乎

吕曰畏者有戒心之謂孔子自謂能傳文王之文章文章者前後聖之所修道則出乎天而已斯文在已斯文得喪在天匡人何與乎　又曰道有興有廢文有得有喪道出乎天非聖人不興無聖人則廢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諸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及

秦滅學焚書禮壞樂崩數千百年莫之能復殆天之喪斯文也然道未嘗喪苟有作者斯文其復興乎

謝曰孔子師文王故曰文不在茲道之顯者謂之文畏於匡其死不死夫子不敢必然命有在我者夫子猶自必也喪斯文天也未喪斯文亦天也聖人天之所不能違也其言天之將喪斯文猶曰我之將喪斯文也使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天之未喪斯文猶曰我之未喪斯文也故曰其如予何

楊曰斯文之興喪天也文實在兹人如之何哉

尹曰文王既沒而文王所以為文者其道固未嘗亡也孔子以為己任故曰不在兹乎然則文之喪與未喪皆未也則匡人其如予何君子之當患難斷以理而已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

故藝

橫渠曰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范曰夫子不自以為聖而自以為多能謙也聖人於天下之事無所不通故周公亦自謂多才多藝然而多能非所以率人也故夫子自謂由於少賤又以不試君子志其大者遠者而遺其小者近者故不必多學者所患不得其本而求之末也若人君之職則當任人而治恭己正南面豈在乎多哉

謝曰多能不害為君子然為君子不必多能孔子以在下故多能其意恐學者認多能為君子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楊曰多能非聖人之事故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多能乃其餘事耳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所當務者大人之事而已鄙事宜非所能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纎以牢曰吾不試故藝𦕅中說也

侯曰夫子故嘗言遊於藝矣孔子之多能藝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藝聖人之餘事故夫子聞之恐太宰以謂君子必多能故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吾不試故藝亦聖人之教人使知其所以多能以不試故藝云爾

尹曰君子固有多能者矣而其所為君子者在乎明道不在乎多能也故太宰疑之曰子果聖人歟其多

能何也故曰太宰知我乎吾之多能鄙事葢以少也賤故也而所以為君子者實不在乎多能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伊川曰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

子孟子則可見矣　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　或問横渠言聖人無知因問乃有知如何曰才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與木石同也　又曰叩就也兩端猶曰兩頭謂終始告鄙夫也孔子常俯就人不就則人不親孟子嘗高其說不高則道不尊　又曰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衆人所知極其高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

人言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也

横渠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叩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

又曰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叩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又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又曰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辭者以其知變化也

范曰聖人於賢愚未嘗不竭其誠故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不唯門人如此鄙夫之問亦必俯而就之惟恐人若其高遠而不親也聖人與賢人言推而下之匹夫匹婦可與知焉與不肖者言推而上之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仁者愛人知者知人此衆人所能知所能行也然而舜舉臯陶湯舉伊尹是亦愛人知人而已矣孔子之言其下則樊遲可行其高則

舜湯亦不過此過此以往無餘知矣故曰叩其兩端而竭焉

吕曰空空無知有感必應雖鄙夫有問無不盡焉

謝曰不竭上下兩端非聖人之言故雖語下形而上者亦無不盡

楊曰善待問者如撞鐘鐘非有聲也叩之則鳴聖人之無知因問而有知亦若是而已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亦吾無隱乎爾之意然

空空如也故告之若夫有挾而問則在所不告矣

尹曰聖人之言上下皆盡即其近則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知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豈聖人之言哉雖鄙夫之問亦竭兩端以告之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伊川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

有開必先也　或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而修德則無損因祥而自恃則有害也

橫渠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如其已矣

范曰天下有道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圖出夫子閔天下生民不得其所傷己不逢太平之時故曰吾已

矣言終不得見也

謝曰鳳鳥至河圖出是亦適然雖明王之時未必有也其意止言明王不興而已

楊曰斯文不興則孔子其已矣

尹曰天下有道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圖出孔子傷天下無道其不見伏羲堯舜之治也故曰吾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范曰哀有喪者所以教民恤窮也敬有爵者所以教民嚴上也矜不成人者所以教民慎獨也凡天下之窮民衆人所輕聖人所重是故帝堯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夫子見之必為之變與帝堯文王易地則皆然也

謝曰元澤曰孔子於此有愛敬之道焉冕衣裳貴者之服

楊曰於斯三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所以廣愛

敬也瞽者人所易以其不見也聖人不以其不見而加敬焉蓋其愛敬出於誠心而慢之氣不設於身體凡此皆自盡而已非為人故也

侯曰聖人之道明理是也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敬之理也順理而已

尹曰哀有喪尊有爵不欺其不見皆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巳

明道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去孔子甚遠顔子瞻之只在前後但不在中間耳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也

伊川曰瞻之在前不及也忽焉在後過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又曰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

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耳　又曰顏子歎孔子曰仰之彌高至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或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又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不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　又曰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盡形容者也　又曰得此義理有何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真譬如閑(疑)視世之仁義者真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日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

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乎

橫渠曰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象此顔子之歎乎　又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顔子之歎也　又曰極其大然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又曰顔氏求龍德正中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在

後也

范曰仰之彌高不可度也鑽之彌堅不可至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可測也是四者言夫子之道循循然善誘人者顏子以已之學所至而言也見其善誘故進而不已學而能至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顏子所學也文欲其多故博之禮欲其簡故約之欲罷不能者見其可企而及之故也既竭吾才者終不能至也如有所立卓爾此顏子所不及也揚雄所謂未

達一問者也宰我以為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為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非不尊聖人也然而以已之所學而知夫子之高深則未有如顔子此所以幾於聖人者歟

呂曰高堅前後恍惚不可為象不可趨向也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使有入德之途竭才而進自以為至矣則又卓焉者如不可企而及之此皆循循善誘者也

謝曰學然後知不足仰高鑽堅瞻在前忽在後此理惟顏子知之知不足而能自反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則回之學豈徇外者乎將以求於所性之中而已 又曰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極親切博我以文使之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

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頗溺於形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

楊曰孔子聖而不可知非鑽仰所及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見其如有所立卓爾而已謂之如則非見之盡也蓋自可欲之善充而至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

之則非力行可至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至是非窮神知化其孰能見之故惟顏淵為足以及此餘人不與也

侯曰博我以文是致知格物約我以禮是克已復禮顏子自得如此孔子許之亦然亦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約我以禮此是顏子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事孔子則不勉而中不須言約

尹曰仰之彌高不可及也鑽之彌堅不可入也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未得乎中而已然非顔子則不能知之以其雖有得而未得其止也故欲罷不能見其卓爾欲從而末由也已其未達一間與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范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不可為有臣此由其心術之失也夫心一不正則將無所不至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慎夫子深懲子路所以儆學者正其心也

謝曰子路之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使其實有臣夫子猶不加焉況無臣而為有臣乎

楊曰孔子之無臣人之所知不可欺也無臣而為有臣是欺天而已天其可欺乎蓋非知至而意誠用智

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侯曰無臣而為有臣欺孰甚焉孔子所以言子路之詐也

尹曰子路以夫子嘗為大夫故使門人行家臣之禮焉孔子惡其不誠故深責之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范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孔子孟子周流天下豈不欲行哉然而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足與有為故終身旅人而無所遇此則天也若伊尹之耕於野太公伯夷之居於海濵世無成湯文王則亦終焉而已未有枉道以從人衒玉以求售也孔子孟子亦如是矣

謝曰聖人非懐其寶而迷其邦者然其道大而不容也賜也以為苟終於此而已豈不猶韞玉乎意其必

有異乎人之求之者一兾其道之行也沽之哉沽之

哉言必於沽也我待賈者也言非求也

楊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猶之有美玉於斯韞

匵而不沽也待賈而已矣若夫求善賈而沽則取賤

之道聖人不為也

侯曰如子貢此問非知聖人者必是子貢少年時若

後來對叔孫武叔之語豈不知聖人是待賈者也

尹曰子貢以美玉喻夫子故夫子謂我非不欲沽也

待其可也自衒而求售則不可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横渠曰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　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行何陋之有

范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君子所居則化道無内外不擇地而處則雖九夷可居也夫子終不居之而以告人者所以明道也

謝曰素夷狄行乎夷狄

楊曰君子居之則用夏變夷何陋之有

尹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是言也亦乘桴浮海之意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范曰君子學至樂而成廢鄭聲則樂正而不淫故雅頌各得其所學至於此而能事畢矣聖人有其位則制禮作樂無其位則正雅頌而已矣

謝曰詩自未删之前不止乎禮義者葢多如師摯之始闗雎之亂可見矣

游曰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禮與風何也曰有其德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則禮樂非孔子之事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因其舊而正之非有所作也故不及禮闗雎之亂師摯固嘗治之矣故不及風

楊曰周之衰禮樂雖壞亡而魯猶足徵也故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侯曰韓宣子適魯曰周禮盡在魯矣齊桓問高子曰魯可取乎曰未可取也猶秉周禮如是則周之禮樂皆在魯矣特殘缺不完耳孔子周流天下知道之卒不行也於是反魯修廢補陋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尹曰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衛歸魯孔子刪詩正樂反魯之年而後治成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

困何有於我哉

明道曰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宜　又曰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為酒困是也

伊川解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為其莫能度也至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范曰出則事公卿者盡其忠也入則事父兄盡其孝也喪事不敢不勉者盡其敬也不為酒困蕪疑而不亂也此四者夫子之常行故以告人而自謂有之也

呂曰庸行之謹是迺所以為難能

謝曰事公卿父兄勉喪事能盡事易盡道難如夫子事魯衛之君始可謂事公卿如曾閔者始可謂事父兄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始可當大事齊聖溫克始可謂不為酒困

楊曰爵齒德三者天下之達尊雖聖人不敢有其一而慢其二故出必事其長上況公卿乎喪事不必在已凡民有喪皆是也凶事人所忌而遠故在所勉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卒乎亂故多為所困聖人豈有異

於人乎哉孔子之爲孔子亦如是而已矣

尹曰臣聞師頤曰聖人以身處之所以俯就而教人也使夫資之下者可以勉思而企及其才之高者不敢忽乎近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伊川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往如此往一作體本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𨚫他

范曰程頤曰此道體也臣以為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止也是以君子自強不息以天厚德載物以地見大水必觀焉以其似道故也

謝曰已往者過萬物莫不然而其理可窺易見者莫

如川流是以聖人於此發以示之

楊曰人自幼壯以至老死逝而不反其猶川流不舍晝夜也易曰品物流形流言逝而不反也知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矣

尹曰臣聞師程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可窺而易見者莫如川流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范曰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此聖人之性也以好色爲好德之心則可以入於聖人矣故夫子未之見也

謝曰如好好色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

楊曰言好德之無誠心也故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如好好色則有誠意

矣

尹曰使好德如好色惡不善如惡惡臭何患乎學之不至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横渠曰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顔淵進未止且與互鄉之進也

范曰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

皆棄聖人欲人之進不欲人之止其進也雖微必與之其止也雖大必棄之召公戒武王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君子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積小善必成大功為小惡必累大德故也

謝曰進則不可量止則已矣學至於大人矣然不求至於化不害其為上

楊曰未成一簣止吾止者時止則止也雖覆一簣進

吾往者時行則行也亦各當其可而已矣

尹曰為學者譬如為山雖一簣之未至猶未成也孟子謂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亦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明道曰顔子之不惰者敬也

伊川曰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好學也

范曰回聞夫子之言心解而力行之故語之不惰他人或不解孔子之言故語之有時而惰子路終身誦

之末之能行惟恐有聞子張書紳非不力行非不受言也然孔子獨稱顏子好學語之而不惰者惟回而已蓋顏子聞言語理一入于心則斯須不去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其聞夫子之言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門人所以不及也

呂曰惰則志不在而之他不惰者專心致志而已禮父母有疾言不惰蓋方憂親疾所語者切務不暇語他事也

謝曰不惰與不厭之意異聲入而心不違以神受之也

游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回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非不惰而何

楊曰於孔子之言無不說故也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横渠曰中正然後能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于大

樂正子顔子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顔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於聖人之止耳　又曰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顔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人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謝曰吾見進未見其止張先生謂未得其中而不止

楊曰知至將以止之則見其進矣未至乎終之故未見其止也顏淵知至矣未至乎終之而死故孔子惜之也

尹曰語之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是不惰也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所止孔子所以歎之云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范曰五穀之生苗而不秀者有之秀而不實者有之人性質雖美而不能學則如苗而不秀雖學而不能

成德則如秀而不實苗必至於實然後可食學必至於穀然後為賢萬物皆然有生而不長有長而不成者人之學必求成就不可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

謝曰如禮記耕而弗種種而弗耨耨而弗穫之譬

楊曰勿忘勿助長則苗斯秀秀斯實矣舍而不耘或又揠之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有矣知此其知所養矣

侯曰苗而不秀質美而不學者也秀而不實學而不

至於道者也故申之以下文

尹曰五穀之生苗而不秀者有之秀而不實者有之然苗必至於實而後可君子之於學亦然是故惡夫畫也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范曰凡人進德必在於少之時舜二十以孝聞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焉此聖人所以畏後生也若不能強

學至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其終亦可知也故不足畏矣楊子曰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後生之學者猶之冬至及夜半以後也既壯而無聞焉猶之夏至及日中以後也

呂曰四十五十血氣盈而將衰好惡習而成性善惡已定幾不可易故無聞者不足畏見惡者至於終

謝曰聞道無先後造道之極斯塗之人可以並堯禹

故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四十五十血氣向衰猶不聞道則終於此而已矣

楊曰有聞而後可進德後生雖可畏至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已蓋聖人與人為善又惡其怠而止故抑揚其詞如此

侯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為者亦若是故曰後生可畏至四十五十而無聞如斯而已故曰不足畏

尹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

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范曰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法語之言也景公知其禍而不圖之此從而不改也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對曰欲行王政則勿毀之此巽與之言也王曰善哉言乎然而終不能行此悅而不繹也人君之患在於有過而不改聞善而不行此

孔子孟子所以不能如之何也

謝曰以其巽言故必說以其法言故必從說而從特入乎耳也至說而繹從而改然後有諸已聞人之言將以裕已也無以有諸闕

楊曰法語之言正言之也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與之言若孟子論好色好貨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終或喻焉則尚庶幾乎其能改繹矣其從之也其悅之也而不改繹焉是

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何哉

倈曰法語之言正也聞正言者必面從君子則必改

小人則不能巽與之言順理而言也聞順言者必悅

君子則思繹小人則不能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自棄

自暴者也雖聖人無如之何

尹曰法言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不背其

言不若遂改其事喜說其說不若尋繹其意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范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於此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伊川曰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係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惟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更有甚

范曰力不能勝德勇不能勝義是以三軍之帥衆可奪也匹夫之志雖萬乘之主有不能屈況可得而奪

之乎孟子論北宫黝孟施舍之養勇以明君子之義志士皆養其志孰可得而奪之乎

謝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惟不可奪是以謂之志可奪非志也山岳可移志不可移死則可奪志則不可奪

楊曰三軍之強可以力而奪其帥匹夫之志道之以其心之所同然後從之不可以力而奪也

侯曰三軍之勇在人故可奪其帥匹夫之志在已故

不可奪如可奪則非志也僞也

尹曰人有志則孰能奪之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横渠曰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范曰子路志於道而不恥惡衣惡食故夫子稱之夫恥不若人則有疾惡之心是害且貪也人能無貪欲

之心則何用為不善矣然不忮不求是不為不善而已未足以為善也子路之學可與之進夫子恐其自足如此故勉而進之使之至於上者也聖人之教人若權衡然輕者抑之重者損之子路自足於此故抑之未足於彼故加之所以引之而至道也

呂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

謝曰恥惡衣惡食學道者之病善心不存蓋生於此由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其志過人甚

遠則忮害貪求之心夫何所施也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未至於此有改過遷善之心者聞此言也終身誦之猶為不忘其初已造乎此猶終身誦之則幾於小成者　又曰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子却只稱其如此只為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得過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著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

楊曰非志於道而不以惡衣惡食為恥何以與此

又曰能懲忿則不忮窒欲則不求夫如是何不臧之有然此修德之事而已而子路終身誦之則畫矣非所以自進於日新也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蓋激之使進也

侯曰子路勇於進而志於道不恥惡衣惡食故夫子稱之忮害也求貪也志於道則仁也故無貪求之心以害其仁無所用而不臧子路樂善故終身誦之孔子又恐其膠固而不通故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蓋為

不忮不求未足以盡善道故也

尹曰衣敝緼袍與衣美服者立而不以為恥者有守者之所能也故孔子善之子路誦不忮不求之言以為至善故孔子又曰何足以臧所以進之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世亂然後知君子小人之在治世與君子無異然則何以别之人君惟先正心則邪正是非交乎前而不可以誠實欺聽其言觀其行

察其臨利害遇事變則君子小人之情見矣

謝曰士窮見節義世亂則識忠臣矣

楊曰非險夷之異無以見君子之操

侯曰君子節義久而益堅無他見善明故也

尹曰臨利害然後知所守者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王彦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智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明道曰此名其德耳其理則

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豈可反以不憂謂之智不惑謂之仁乎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德之大也

伊川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范曰中庸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學之序也又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智者

明於理故不惑仁者無不愛故不憂勇者果於德故不懼中庸又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呂曰不憂謂無私憂憂以天下不謂之憂

謝曰天下之事若一二本無可惑察理不盡則惑本無可憂有利害心則憂雖死生亦分内事本無可懼中無主則懼蓋自其不惑則以智名之自其無往而

不自得則以仁名之自其無恐懼心則以勇名之名雖不同要之其道則一

楊曰明善故不惑存心養性以事天故不憂見義必為故不懼

尹曰明故無所惑安故無所憂決故無所懼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王彦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明道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定立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伊川曰有求為聖人之心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又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

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　又曰人多以反經合道為權其實未嘗反經權猶衡輕重兩平乃權之義　又曰古今多錯用權字才說權便是變詐或是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才合義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又曰唐棣之

華乃今郁李取郁李看便可以見詩與兄弟之意

又曰唐棣之華乃今千葉郁李本不偏反以喻兄弟今乃偏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者言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不遠爾權只是稱錘之權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又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因權而言逸詩也　或問聖人之道知之甚難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

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聖人之道不可以難易
言故孔子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涵蓄意
思至深至遠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下一
豈字即露筋骨聖人之言不然人病不求耳子歸而
求之有餘師此言却好孔孟言有異處須自識得
横渠曰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强禮然後可與立不惑
然後可與權　又曰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故其
華一偏則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

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范曰可與共學者同術業也學者未必志於道故未可與適道志於道者未必能有立也故未可與立也能立矣而權為難者道之用也唯聖人能盡之自漢以來儒者論權多以為反經合道甚矣其不知權也經者道之常也既反之矣豈有先之以不正而可合

於道乎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聖人心若權然後物至而不可銖兩欺之是以輕重適得其均也夫事有大小未嘗無權堯舜唯能權與子之不如與賢也故以天下與舜禹而後世莫不以為公周公唯權親戚之不可私也故誅管蔡而天下不以為不仁直躬唯不能權父子與信之輕重也故以證父為直微生高唯不能權於與人拒人之間也故以乞醯為仁故曰事之大小莫不有權惟聖人能盡之所以為人倫之

至　又曰此孔子所不取之詩也唐棣之華美矣以其反而莫之愛賢人可思矣以其高遠而不能覲是亦不好賢而已矣孔子删詩其所以不取者葢此之類與

吕曰質美故可與共學未知好故未可與適道志未定故未可與立義未精故未可與權　又曰學之始知道之在我則可與適道學之中見道之全體則可與立學之終造道而上達則可與權

謝曰可與共學質美者也然而未必能行故未可與適道能行乃可以適道矣然或作或輟者有之故未可與立能強立而不反矣未必能體常而盡變故未可與權權非機巧權變之謂猶權衡之權以其稱物得中而已不及則仰過則俯中則平學至於權時中之謂也唐棣之華枝葉曲節皆相照喻權變而得中也

楊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而後可與

適道信道篤而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而後可與權世之説者以謂權者反經而合道自其學推而上之至於與權具若遠矣故以唐棣之華況之蓋唐棣之華反而後合也不知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特稱物之輕重而取中爾非有反也故夫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以正其不知權之失亦以示刪詩之意也或問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氏曰知中

即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旣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于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盖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加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大小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盖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

欲求厚薄大小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
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
其曰君子而時中即所謂權也
尹曰孟子有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也者權量以
歸之至當猶衡有權非世所謂變詐之術也唐棣之
華一偏而一反如權則必合於道故曰夫何遠之有

論語精義卷五上

論語精義卷五下

宋 朱子 撰

鄉黨第十

伊川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又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

及是　又曰鄉黨所載善乎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　又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呂曰自孔子於鄉黨至誾誾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言孔子動容之變自君子不以紺緅飾至齊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言孔子飲食之變自席不正不坐至不親指言孔子應接事物之變

謝曰容貌衣服食息之際道之徵也聖人於此本無意於中節蓋日月有明隨其受光而照之有志者少察於斯於道其庶幾乎
楊曰夫聖人由禮行非行禮者也雖語默食息之頃升降俯仰各有容節無非禮者是豈係心於儀容辭令之末哉蓋其身與道俱故晬面盎背而從容自中耳世之論者曰先王之制禮誘天下之愚而拘之則是禮無與於智者之事也故士以達觀自居而信其

說於天下往往自棄於無方之民而莫之悟其為害豈淺淺哉莊子曰猖狂妄行乃蹈於大方旣已蹈大方矣則不可謂之妄行有猖狂妄行之名則其踰於大方也必矣是皆荒唐繆悠之辭也乃若聖人之所謂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非固遺形絶物也離此以言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於鄉黨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著之其知聖人哉學者苐深考此篇則於道其庶幾矣

尹曰甚矣孔子弟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記之以貽後世今讀其言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葢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楊曰恂恂一於誠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故在鄉黨所先如此似不能言者卑以自牧不以賢知先人也葢

鄉黨尚齒故其自牧如此

侯曰鄉黨敬長而貴老以誠信為本故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則聖人之誠可知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

楊曰宗廟朝廷以敬為本故便便言惟謹爾便便不擇事而安之也言惟謹爾盡敬也

侯曰宗廟朝廷尚嚴而明辨故便便言惟謹爾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呂曰此章言孔子言語之變鄉黨尚齒恂恂似不能言所以事長而貴讓宗廟朝廷尚尊便便言謹所以稟命而從事自孔子於鄉黨至此

謝曰恂恂信也人親信之以其溫恭故也似不能言者不以辭氣加人也盖推嚴恪不以事親之意而出以事其長上宗廟朝廷尚嚴故便便言惟謹爾侃侃和樂誾誾中正上大夫在我上者下大夫在我下者自孔子於鄉黨至此

楊曰上交則敬而無諂故誾誾如也誾誾敬也下交則和而不瀆故侃侃如也侃侃和也

侯曰誾誾中正而敬也侃侃和樂而敬也敬則一也

誾誾侃侃上下交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橫渠曰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

范曰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處也主於溫恭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也言不可以不明辨故

辨而惟謹爾與下大夫言和樂與上大夫言中正非輕下大夫而屈于上大夫也鄉黨莫如齒所以教民相親朝廷莫如爵所以教民尊上君視朝則極其恭敬故踧踖如也夫恭而過則勞與與者無過與不及皆中節也自孔子於鄉黨至此

謝曰與與承順之意

楊曰踧踖不敢寧處也與與不忘向君也

尹曰恂恂温恭之貌便便辨也侃侃和樂也誾誾中

正也踧踖行而恭也與與威儀適中也自孔子於鄉黨至此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横渠曰君召使擯趨進翼如左右君也相君送賓去則白曰賓不顧矣紓君敬也

范曰君召而使之擯必變色者尊君命也色至于勃如容至于踧踖皆無以加焉敬之至也賓退必復命者事之宜也

謝曰衣隨形體左右前後襜如誠如所揖也翼如鳥斯翼之翼禮有擯詔欲其禮無違也至於實不顧然後禮成矣故以此復命

楊曰色勃如變色而作也君召使擯以禮相其事故變色而作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躩如也遬也揖所與立左右手順所向也衣前後襜如趨進翼如其容修飾也賓不顧而後禮成而君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尹曰勃色變也躩盤辟之貌襜如者揖左右衣之容也翼謂張翼而翔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謝曰入公門非必君在焉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謝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謝曰過位與見君之几杖則起同

其言似不足者

謝曰韓非謂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故言彌寡則彌敬如怯懦不盡者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謝曰心肅則氣自屏於此可以體敬之理

出降一等逞顔色怡怡如也

謝曰逞非肆也心能使氣之意

没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橫渠曰沒階趨翼如張拱而翔也按陸闕文此句無進字

楊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不敢肆也中門君所出入立不中門避所尊行而履閾非行容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不以虛位而易之盡誠敬也其言似不足者不為口給以時發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下堂遠所尊則其容舒矣沒階趨翼如翔也蓋濟濟翔翔朝廷之行容也故其趨如此自入公門下至此

尹曰入公門曲斂其身如無所容也過位過君之虚位也其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言不能足也攝齊摳衣升堂則屏氣似不能息出降下階則顔色通舒沒階盡也復其位復其行列也自入公門至此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伊川曰自君召使擯至私覿愉愉如也此皆孔子為大夫時出入起居之節也過位過君之虚位也出降

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顔色也復其位復班次之序也享禮者此享燕賓客之時有容色者蓋一于莊則情不通也私覿怡怡如也私覿則又和悦矣

横渠曰上堂如揖下堂如授其容舒也

范曰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聖人内有其德故外有其容德充於内故輝光見於外非勉强而能也夫子之教人其成德亦在於容止言動之

間故語顔淵則曰視聽言動必皆以禮語仲弓則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自顔冉而觀之則他
人可知矣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揚雄曰取四
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心
敬則無不正正則無所邪所以直其内動則得其宜
宜則成規矩所以方其外大學之道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誠則身正身正則無
不中禮故顔色容止辭氣升降進退皆可以為法門

弟子識之以為此書非深知聖人者不能形容之也

謝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與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之語同

楊曰如不勝所謂執輕如不克重其事不敢易也其升則舉手如揖其下則垂手如授此升降之容節宜如是也勃如戰色臨事而懼兢慎之至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如有循而不敢越也既聘而享以禮為節其儀飭矣欲其及物也既饗而私覿和以為貴

故愉愉也

尹曰曲斂其身如不勝舉斂慎之至也上堂如揖其貌恭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足蹜蹜如有循謂舉前曳踵而行有如所循也饗禮有容色饗燕賓主之間太莊則情不通也私覿則又和悅矣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

謝曰飾所以為文也紺近齊服緅近喪服何以文為紅紫非正色嫌於婦人女子之飾

楊曰齊服以紺緅飾以緅故常服不以為飾紅紫靡麗非褻所宜

侯曰紅紫上服之飾者也故不以為褻服

尹曰紺色近于齊服緅色近於喪服飾且不為則不為朝祭之服可知紅紫非正色褻服且不以間色則公會之服必用正色可知也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范曰言君子者不獨夫子凡君子皆當然也絺綌所

以當暑必表者為其褻也絺綌出於表表不可以親膚也古之為衣不為觀美或取其適於體表而出之是也或欲其便於事褻裘長短右袂是也自君子不以至此

謝曰服之本意以不見體為敬故絺綌必表而出之

後世有綌縗繐裳者縣子所以非之

楊曰袗絺綌則見體而近褻故必表而出之孔氏謂加上衣也

侯曰暑服尚疎見體則近褻故必表而出之

尹曰袗單也絺謂細葛綌麤葛也表上衣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

伊川曰緇衣等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黄衣是蜡服也

范曰衣所以襲裘故其色必如之德之内外相稱亦然也

謝曰服色必相稱也

楊曰衣裘之色欲相稱也記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

之狐裘黄衣以裼之禮制也

尹曰衣所以覆裘故其色如之

褻裘長短右袂

尹曰裘長欲其温體袂短以便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范曰程頤曰此必錯簡當是齊之日必有寢衣不服常日之寢衣所以慎齊也因言其制故曰長一身有半

尹曰寢衣今之被也臣師程頤曰疑上文當連齊而
言故曰必有
狐貉之厚以居
范曰狐貉之厚亦取其適體者也
楊曰私服不致飾取其便事而已狐善疑貉善睡不
可以從事故燕居服之
尹曰居家居也
去喪無所不佩

范曰行禮吉凶不雜是故去喪凡所當佩者無不佩

禮曰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孤子當室衣冠不純采又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服之變也非佩也

楊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故去喪則無所不佩言無所不佩則非特玉而已蓋若觿礪之類皆佩焉

尹曰佩佩玉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居喪無飾故不佩去喪則復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伊川曰帷裳固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也

楊曰裳必有殺唯朝祭之服用正幅如帷然則不殺

尹曰惟帷裳不殺

羔裘玄冠不以弔

范曰弔必變服故吉衣吉冠不以弔也

楊曰吉服不以與凶事故也

侯曰吉服不可與凶事故羔裘玄冠皆不以弔

尹曰弔必變服

吉月必朝服而朝

伊川曰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

范曰吉月必朝服而朝者旣告老猶月朝於君也月朝於君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故請討陳恒則沐浴而朝

楊曰孟子不見諸侯未爲臣也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致爲臣之義也

侯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時孔子必已去位如未去則不書也

尹曰此孔子致仕居魯時也

齊必有明衣布

伊川曰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也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為之也

范曰明衣布者浴衫也此亦非常浴之衣也

尹曰先儒謂浴衣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伊川曰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重其事也

范曰記曰齊者必致其精明之道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聖人所以交神明者皆在於此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心也是故郊則天神降廟則人鬼饗易曰觀盥而不薦亦致潔而已矣饗於鬼神在己之誠不在於俎豆牲牷也君子祭則受神無他焉惟致其誠而已矣

謝曰齊必變食養氣體欲其精一於所為齊者居必遷坐與申申夭夭之意同

楊曰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以交神明故致潔變常以致敬

侯曰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所以致其敬也

尹曰齊所以致精明之德變食以養氣遷坐以致思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楊曰食精膾細非以窮口腹之欲葢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

尹曰食欲精膾欲細非窮口腹之欲葢養氣體當如此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謝曰窮口腹之欲者或食焉

不時不食

謝曰注說謂非朝夕日中時屬厭而已欲心不從故也人不為飢而死雖不食可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范曰此不必齊也凡食皆如是矣聖人豈有異於人哉飲食居處言語必中於理而已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色惡臭惡失飪不時皆非所以養志氣也君子之所以養心體者未嘗不以正造次顛沛不可離也故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則事之不正不爲可知矣不得其醬不食者爲其不備也君子苟不備雖美不食焉自食不厭精至此

謝曰膳食之宜貴和春酸夏苦秋辛冬鹹君子之食放焉醯醢之美調以滑甘皆貴和之謂古人欲心則寡而衛生之道則盡矣

尹曰饐飯傷濕也餲味變也肉臭曰敗魚臭曰餒飪熟也失飪謂失生熟之節也不時謂非食時也折解牲體禮有定數醬謂醯醢各有其宜故割不正不得

其醬皆所不食自食饐而餲至此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謝曰食以五穀為主七十者非肉不飽氣衰然後用以補之故以不使勝食氣為常

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伊川曰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謝曰沽酒市脯不食與康子饋藥不敢嘗同意

不撤薑食不多食

范曰凡養體主於穀肉勝食氣非其理也飲酒無多少主於不亂而已沽酒市脯其所從來不可得而知故君子不食也不多食者適飽而已貪於飲食四凶之徒也自肉雖多至此

謝曰不多食節飲食也

楊曰色惡若狗赤股烏皫色之類臭惡若螻廇之類

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君子之食唯其時物非志

於味以窮口腹之欲也故不時不食失飪謂失水火之齊割不正若宜臡而軒之類醬若魚膾芥醬之類非其物宜故皆不食肉天産也食地産也所以養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故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五辛惟薑不葷故不撤薑食凡此皆衛生之道也先王於食有醫所以治未病也而君子之食常放焉故其所慎者如此至於疾而後用醫則末矣故周官疾醫施於萬民而已君子不與焉自食不厭精至此

尹曰先儒謂飲食事皆因齊而言故其説不撤薑食則曰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若葷辛者則去之也然則今之養生者凡葷物皆所忌食非獨齊也

不多食飲食貴節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范曰神惠欲速及人故不宿肉而分之祭肉者家祭之肉也出三日或臭敗惡之則不欽是褻鬼神之餘也故寧不食矣

謝曰宿祭肉與出三日而食則均於常饌矣

楊曰祭於公不宿肉受福於其君德共物不敢易也祭於家可以宿肉矣出三日則饐而餲故亦不食

尹曰公公家神惠欲速及人故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謂自祭也三日則肉必敗人或惡之是褻鬼神之餘也

食不語寢不言

明道曰寢食不當言語時

范曰以事語人曰語發端曰言君子存其誠意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

謝曰聖人存心不它為物之終始與事在此而心遊於彼者異

楊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飲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

尹曰先儒謂直言曰言答述曰語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明道曰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

范曰鬼神饗誠不在於物故雖疏食菜羹及當食瓜而祭亦必齊如所以致其誠敬也禮曰瓜祭上環

謝曰報本反始

楊曰飲食必有祭飯稻粱則祭先農菜羹瓜則祭先圃不忘其所自也君子之祭必見其所祭者故雖疏食菜羹之薄必齊如也夫君子於一飲食之微不忘其自況其大者乎

侯曰食必祭其所先如先農先圃之類齊如誠敬貌

尹曰飲食必祭無德不報也不以物薄而忘本廢敬

席不正不坐

范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正吉養正則吉也童蒙之時養正則本立以此成聖人之功也頤正吉者所養無非正也是故人君左右前後必皆正人所聞者正言所見者正道几杖有戒盤盂有銘行步有佩玉之節登車有鑾和之聲皆以正養其外所以養其

内心也

謝曰聖人心安於正故事之小者不正則不處

尹曰君子無非正也以正養其外所以養其内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范曰鄉黨以齒老者先之少者從之所以教民睦也故鄉人飲酒無有早暮惟杖者出斯出矣

楊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所向不正則尊卑之序隨而不正矣故不坐六十杖

於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葢杖者未出則不敢先既出不敢後所以事其長上當如是也自席不正不坐至此侯曰堯舜之道徐行後長者而已孔子之起居也如是

尹曰鄉黨尚齒

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

伊川曰鄉人儺者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則至誠作威嚴以驅之也

范曰鬼神依人故朝服立于阼階所以存室神也天子有天下則與天下共事其親諸侯有一國則與一國共事其親故都邑必有宗廟先君之主有民故也至於大夫士奉宗廟祭祀亦以其身為之主而有臣屬宗族故也鄉人儺則恐其驚神故以身安之非祭故朝服也

謝曰朝服而立不致死於其親也

楊曰不誠則無物無物則無儺可也君子無所不用

其誠豈苟然哉為之其必有物也故雖鄉人之所為必朝服而立于阼階亦致其誠敬而已

尹曰儺者驅厲氣朝服而立于阼階存室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范曰人雖在遠有問則誠意達焉如親見之故再拜而送之以致恭也

謝曰再拜而送若於同國則不必拜也

楊曰聖人無所不自盡雖問人於他邦如見所問者

故再拜而送之

侯曰聖人之道誠而已自鄉人儺至此

尹曰聖人誠意無所不在故再拜而送之以致恭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曰拜而受之者重其惠也凡賜食必嘗之藥未知其性則不可以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不知而曰知之則為欺也故曰丘未達不敢嘗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也

謝曰康子饋藥以受其勤故拜以未達故不敢嘗旣不失己且無傷康子之意

楊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

侯曰聖人敬慎如此

尹曰欽人慎己故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范曰君子之行必本於仁問人而不問馬者貴人賤

畜所以教人

謝曰馬非不愛也恐傷人之意多故捐情於此

楊曰朝言不及犬馬雖退朝未離公門故問人不問

馬

侯曰馬雖貴畜異於人者也故不問聖人禮敬如此

尹曰貴人賤畜理當然也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之意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

畜之

范曰正席而嘗之者如對君也腥必熟而薦之者榮君之賜以事祖考也生必畜之者所以仁君之惠不欲殺也

謝曰皆敬君惠也君賜之果猶懷其核況畜乎

楊曰席不正不坐故必正席嘗之食則或恐餕餘故不祭唯腥乃可熟而薦也生則畜之以待有事無故不敢殺也皆德君之賜不敢易其物也

侯曰食君之專賜也專饗君之賜故當正席以先嘗之賜腥則及於衆存亡皆饗君賜所以熟而薦之至於賜生必畜之君子所以遠庖厨也

尹曰正席先嘗敬君之惠也熟而薦之於先祖畜之以待供祭祀者皆所以榮君之惠也

侍食于君君祭先飯

伊川在講筵講此曰古人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固如此也夫為

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禄必思何處得爵禄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　又曰禮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故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恐君之客已也

范曰君祭則先飯若為君嘗食也

楊曰禮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膳夫嘗食飲

膳羞以食為先故祭先飯

侯曰君祭先飯臣子之禮不敢與君抗也

尹曰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范曰疾不能與君視之則加朝衣以見禮之宜也

楊曰雖疾不能與亦不以褻服見君君臣之義不可

以疾故廢也

侯曰雖疾不能與拖紳疾者見君之禮也

尹曰東首君面南向也加朝服拖紳如朝服以朝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范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臣以為此止謂魯君不必有官職也或不仕或既老召之斯往矣若異邦之君則不然當如孟子道不合則不見也

謝曰觀孔子事君則其事父兄可知矣魯衛之君何

足以當此孔子如此其敬蓋人之大倫豈以人廢自疾君視之至此

楊曰不俟駕行矣不敢稽君命也孟子之景丑氏宿焉則異於是未為臣故也當是時不得於齊則之晉之魏無不可者故有不為臣之義若夫天下定于一則率土莫非臣矣

侯曰不俟駕而行盡臣道也

尹曰不俟駕急趨命也如父召無諾之意

入太廟每事問

尹曰欽慎之至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謝曰人之死自中古以來無委之於壑之理使其有所歸吾何與焉至於無所歸則職在我矣此亦禮稱其情也

楊曰古者族墳墓葬必於其兆域故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而已

侯曰朋友死無所歸而於我殯聖人在下位其自任也如此得行其道焉則文王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范曰朋友有兄弟之恩故死無所歸則於我殯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不拜拜祭肉者敬人之祖考也為其同於已親自朋友死至此

謝曰朋友之恩視兄弟不以文為敬故饋唯祭肉則拜敬神福也

尹曰朋友以義合者也死無所歸故不得不殯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不拜於祭肉則拜者欽神之惠者也自朋友死至此

寢不尸居不容

伊川曰寢不尸無不敬也

范曰君子之於寢未嘗肆焉不尸者豈惡其類於死哉亦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居不容非惰也唯不若臨祭祀見賓客而已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

也居之容也

謝曰寢雖舒布其四體然無縱不收斂之慢

楊曰昔之論養生者以為睡則欲踡覺則欲舒引孔子不尸卧為證理或然也居不容蓋申申其體胖也

尹曰寢不尸雖舒其體而不肆居不容非惰也如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范曰夫子見此三者每如此是以重記之而其文不

同聖人之德有常則人見其未嘗有改故也
謝曰齊衰意兼斬與功緦言
尹曰夫子見此三者每如此則聖人之誠可知門人所以重記之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伊川曰子之在車中時如此
范曰此在車之容也式凶服者哀有喪也式負版者重民數也周禮司民獻民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

天府所以重民也人君其可以不敬乎

尹曰此在車之容也式者車上横木有所欽則俯而憑之故曰式也式凶服者重有喪也式負版者重民籍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范曰盛饌為已設則必敬主人之禮變色而作者至敬之節也君子於人之食如此况食君之禄荷君之寵而可以不敬其事乎

謝曰變色而作敬其食我以禮也故食於少施氏而飽

楊曰愛敬動於中故容色變於外版民數也王拜而受之者故式之盛饌禮之厚故變色而作非以其饌敬其禮意耳自見齊衰者至此

尹曰敬主人之禮也變色而作者敬之節也

迅雷風烈必變

范曰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凡人當天之威

怒則必恐懼故君子因以為戒然禮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敬天之怒自天子至於士皆當然也

謝曰虞天變也

楊曰畏天威也

尹曰畏天威也易震卦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蓋此意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

范曰此升車之容也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君子之于莊敬無不在焉升車則見於執綏也

尹曰綏者挽以上車執之所以為安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范曰此在車之容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豈止為其惑人而已乎動容周旋必以禮自防故視必以禮

謝曰正立而下皆升車之容自升車至此

楊曰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適而不中節也

尹曰三者感衆者也車中之容如此

明道曰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所處

又曰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居

范曰此二者審知去就也見人君顔色不善則舉而去之若有所就必回翔審視下集易曰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難進而易退不待惡言危邦將至而後去也翔而後集者擇有道之國有德之君然後就之此夫子行止進退之常也

楊曰色斯舉矣故有際可之仕禮貌衰則去之翔而後集不苟止也

尹曰聖人難進易退見幾而作此其常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伊川曰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路不達故共立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而起庶子路知之也　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字如此順恐後人簡編脫錯嗅字又不知古作何字又近狊字薄賣切

横渠曰魯俗一時貴山雉之雌者仲尼傷薄俗易流所美非美仲由不達乃具羞以饋終食三嗅示衆好

而必察也不食者知所以美之非美也不言其不足貴者舉國好之重違衆而不言也口之於味且爾又傷知德之鮮也故中庸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范曰山梁遠也雌雉伏藏之物也物得其所而人不得其所此君子可去之時也子路以為時物而共之非其本心故不食而起聖人之言微隱而其意未嘗不在是而子路勇於順承夫子之言而不違其意夫子不食所以諭子路使之求其心也聖人教人不一

端皆以誠心為本子路學孔子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言故失之於此然則學者必求聖人之用心則不至於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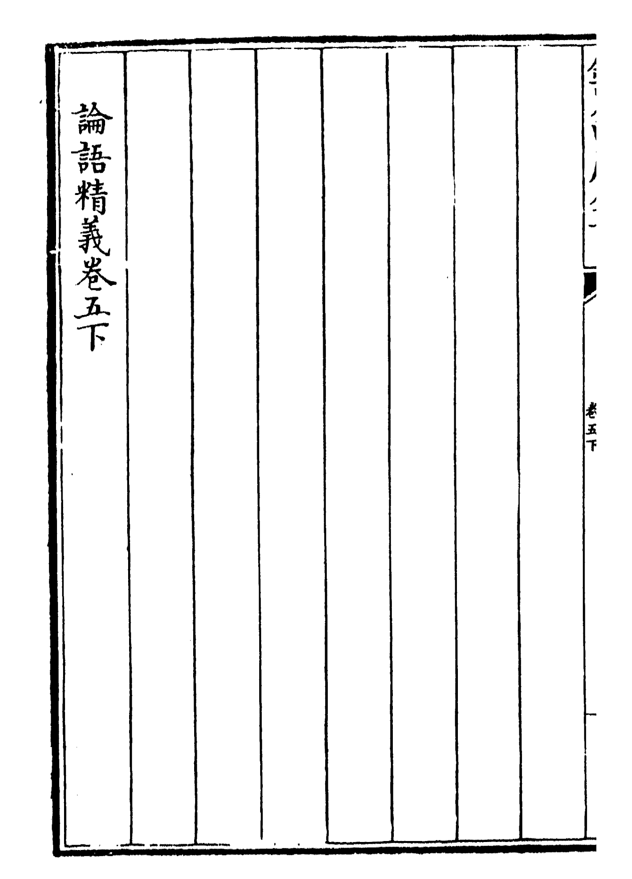
呂曰孔子之於諸侯未嘗三年淹也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之義也孔子覩山雉之作有似乎此故曰時哉以況乎已也言雌雉者又見應而不倡自色斯舉矣至此

謝曰聖賢進退出處山梁雌雉似之故言時哉時哉子路拱之未必一時事若以為不達其意而拱之恐

不如是之陋也三嗅而作亦如上記不食之類特承上文雌雉之諧疑而記夫子於此不食焉蓋聖人之食未必如衆人屬厭於所嗜而它闕

楊曰歎雌雉之時而異日子路共之猶不食記此以申歎雌雉之意

尹曰聖人之歎雉在山而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子路以為時物而共之非其意故三嗅而作也



論語精義卷五下